

經濟商管課程 EMI 學習：我的科目教師視角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and CLIL: A Subject Teacher Perspective

廖文釗^{1*}
Wen-Chao Liao

摘要

本文探討大學經濟商管EMI專業教學與語言學習，從科目教師的視角出發。我從教學經驗與英語學習背景進行反思，闡明何謂有效、有趣、有分析性（analytical as interesting）的專業內容教學，並建議以CLIL當成理論基礎與實踐參考。本文期待科目教師能結合外語訓練、中文素養、與經濟商管專業，並尋求語言教師語言教學的專業協助。

關鍵詞：英語授課 EMI、科目教師、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 CLIL

Abstract

I share my experience as subject teacher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courses at college EMI settings, and personal learning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 explain my idea of “analytical as interesting” related to content selection. I suggest CLIL as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encourage subject teachers to find help from language professionals.

Keywords: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EMI), Subject Teacher,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1. 前言

科目教師用英文授課的EMI課程，已在臺灣（與大陸）的大學普遍實行約20年以上。科目教師會發現，當實際能以流利中文與學生溝通時，使用英文來教學就顯得笨拙，傳授的內容虛浮；這和一位不會中文的老師（假設從俄羅斯/印度/荷蘭/巴西來）、課堂上只能用英文溝通，情境大不相同；不管流利與否、英文是唯一有效的溝通語言。本文從使用流利中文的科目教師視角，來看當使用英文（第二語言）教本地中文學生時、如何思考其面臨的挑戰與無奈。我以自身英語言學習及經濟商管課程學業與教學經驗，提出在中文環境中、有效有意義地用英語文教授專業內容的一些思考，希冀有助於使用流利中文的科目教師。我的講述無關教育政策環境，這留待適當的人來談論；我是以科目教師的視角，來思考教、學、與課堂。

¹ 廈門大學嘉庚學院高級講師 1952974642@qq.com*通訊作者

*本文整理自 2017 到 2018 年間，我對經濟商管 EMI 課程的教學想法，當時我人在臺灣，是以情境多以臺灣行文；我再以現在大陸（福建漳州 2018 年 2 月之後）的教學情境，更新填補一些字詞。

2. 我的歷程

我的相關經歷是，用英語教英語學生經濟學3年的時間（美國紐約）、在美國待了11.5年，在臺灣這8年來斷續用英文教企管相關科目給本地學生，共約3年時間；又在大陸用英文教經濟1學期。我之所以特別注目這題材、多花費心力去探索，是因自己曾莽撞奔跌地盡心體會，總覺得要提出自己的想法經驗（我仍在探索）、供人參考，能有貢獻。在美國教美國學生的情景，時仍歷歷在目，語言與教學上經歷許多琢磨，但是教英文為母語的學生，是向上爬坡地奮戰uphill battles，我只有專業內容能拿來說服，社會情境等瞭解也不及當地美國學生，效果其實不佳。回到臺灣後，在臺灣教本地（中文母語）學生，我則因英文而取得優勢，但問題在於英文不夠好的學生，如何能吸收專業內容、達到學習的目的？這成為另一種挑戰；而英文系畢業生（來唸研究所）英文程度較佳，但並非學習過商管經濟金融專業，授課上又是另一種障礙。²

2014年間在臺灣教兩岸經貿架構時（英文授課），我深刻體會到，議題在甚麼樣的語文環境中長出來，就當用那個語言去吸收，才會“有趣（interesting）”（之後描述）。當時臺灣的服貿議題（太陽花運動等等），是在中文（臺灣）環境中發展出來的，若去讀英文資料、用英文上課，資料只可能是政府的英文國際文宣或泛泛的英文新聞，不僅無時效性且不具分析性；再者，議題是有機式地隨環境、時間發展，課堂需用中文才能掌握到服貿議題，上課才能“活（有趣）”。我因此漸漸領悟以“具分析思考而有趣（analytical as interesting）”為專業科目教學的授課原則。

2017年的下半年一個在臺北兼任教課的機會，我嘗試做我想要的“金融英文”課程版本；剛開始就是憑著一股想法邊試邊猜，後來因為想寫出一篇專業英語教學研討會文章（2017年11月），便找到了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這個專業英文教學理論實踐；研讀下去，發現頗合我在中文場景中（臺灣、大陸）想做的形式。那學期我的教學方法經歷多次演變、轉折，我使用一本較為專業的美聯儲論著Power and Independence of Federal Reserve（Contibrown, 2016），以美聯儲為核心來學專業英文。而我採取過的方法如下：

- (1) 邊念文章、邊口語翻譯（視譯sight translation）；我來矯正發音、與更正翻譯；Meaning（content）+form（文法、句型等）須同時進行，但都只是帶到而已。
- (2) 念長段文章，重視“重音intonation”是否正確，‘s’（複數、第三人動詞）是否念出。
- (3) 紙筆測驗，考很多單字與標出重音。
- (4) 用一段“郭董”（富士康創辦人郭台銘）去美國白宮的演講片段，聽他念稿說甚麼、並寫出來，跟我說心得。用意在培養學生信心，只要能學念稿OK，就上得了檯面。
- (5) 指定一節（section of a chapter）教材，翻譯成中文（無法限制不能用Google Translate³）。

² 教書經驗後，在美國使我視野與語文再打開，是2009年幫某大英國協小國（英文為官方語）在聯合國會員大會UN General Assembly跑腿時的那4個月。當時我在美國已有10年之久，有足夠的語言、文化、生活能力在聯合國會議這環境吸收；我感受到美國只是眾多國家之一，我有種從底層（移民切入社會）爬到山上觀看之感。所謂的英文各式各樣都有，英文真的只是“工具”。同為工具的還有另幾種聯合國官方語言，都有其同步口譯、書面翻譯專職人員，也曾看到翻譯人員隔間桌上的“遠東英漢字典”。

³ 關於Google Translate及大陸的百度翻譯等在線工具已進步非常多，常常只要更改些標點符號與順序就翻好了。我雖仍覺得這是取巧手段，但至少有效率地省了打中文字的時間，而且工具就是讓人

(6) 指定一章 (chapter) 教材，寫500字中文心得。

這些是分別用在學生中的一、二位，不是一體適用（總共就6位），而是看其進展、程度、與學習階段目的。學生是之前並不會特別注重中英語文訓練的財金碩士生，仍很習慣中文教學。我使用這些做法之後，真有點江郎才盡、黔驥技窮之感；因我覺得方法與原理就是那些，就像打網球一樣，學生們一直去做就對了（這或許是語言教師可以來協助科目教師之處。）。這堂課剛開始，我須要去創造“財經英文”或“美聯儲”的情境，須要一些鋪陳與持續發展，而到一些初階地步之後，就只得聚焦在英語文學習上。我想，我做的“金融英文”語文課可以互補“貨幣銀行”專業課，前者偏重英語文的（專業內容）學習，後者是專業內容為主的（中+英）教學。我從課堂體會兩件事：

- (1) 英文情境中產生的theme，就用英文來學習；
- (2) GMAT英語研究生入學測驗的句子改錯 (sentence correction)，有如英語系的“句型與修辭”課，是讀長句子的踏腳石 (stepping stone) 。

3. 我的思考

3.1 語言選擇

科目教師應先考慮更基本的“語言選擇 (choice of medium)”議題。當然英文語言教師已視“使用英語文”來教學為基本要件，但中文流利的EMI科目教師須先回答自己：為何我用英語文來教這門課程（若非EMI硬性規定的話）？我自己幾經思考，解答直截了當：在英文（美國）環境成長發展的議題與材料，就選用英文當工具。我前述的臺灣服貿議題，是有“語境”（後文敘述）上的明顯特色，用中文來教才可靈活運用可得的教材；我的美國“美聯儲”議題，則是要找英文材料、最好能用英文吸收，這是最佳狀況。當然在臺灣（與大陸）教學情境中，退一步以讀英文材料、用中文理解吸收也適合。

一般關於EMI的教學研究，多是探討可同時用兩種語言來教學的題材，尤其是像小學、中學科目如生物、化學等，用中文或英文教都適當，因為這些題材“語境”上的差異較不顯著；也就是說，“語言選擇”本身基本上不會限制題材的可用性、限制教學。而大學經濟商管類課程，則更有所處社會環境影響題材選用的問題。我提供的答案很狹隘、理想化，其實是科目教師“基本教義派”的思考，以要運作整個EMI項目來說，是不切實際、難以執行的。但這個觀點是我認為臺灣（與大陸）的EMI科目教師所缺乏的；我提供中文流利的科目教師、在經濟商管英語授課前應有的根本理解。

3.2 美聯儲英文課程

接續著選擇語言的討論，我用曾嘗試發展的美聯儲英文課程、進一步說明“語境”語題材的論點。美聯儲議題是在英語文（美國）環境中長出來的，在臺灣看到的中文材料已是經過選擇、翻譯，一般來說較淺薄、且只關注為臺灣讀者設想過的一些表面議題。我之所以美聯儲為題材，是在臺灣離開教職去當期貨營業員的3年期間，試著從我自身的利基（美國、英文）設想、來應用美國宏觀面經濟知識在小標普指數期貨等的操作上。但以知識面而言，一般這樣可得的英文市場情勢文章還是淺薄，我就往

來用的。我提醒學生兩件事：a. 實際是不是那個意思，需要再確認；b. 先出現的中文字，其實限制了你的想像空間與翻譯的可能性。

美聯儲鑽研，因這樣的題材有趣、有用、重要、較為學術，又不會生命週期短。而更重要的，這是在臺灣金融相關工作的人會“有感”的東西，美聯儲升降息決策影響臺灣利率、匯率、景氣與資產配置，是觀察美股債元的關鍵；而這也是民間大眾可能談話的題材，在許許多多世界上的國際議題中，臺灣民眾還會關心。我初心也是想找當前對臺灣有用、有感的題材，進而為臺灣環境加值。

我有感于專業語文就像空氣一樣，沒有空氣或空氣稀薄時、生物也很難在此貧瘠的環境成長⁴；我要能找到“一定只得由英文來教/傳達”的材料內容。若以專業題材在英文環境產生、就用英文來讀的標準，美聯儲可以過關；英語文在美聯儲這題材上，有專業的落腳之地。一個中文很好的老師，用英文跟一群中文很好的學生來溝通，感覺十分彆扭；若能是“很自然、不得不”需要用英與文來當教學媒介（medium of teaching）、來探討此題材，則是天賜佳境⁵。

3.3 CLIL教學討論

當學生與老師都是中文流利的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時，在臺灣（與大陸）硬模擬一個全英文環境的專業教學，其實彆扭；兩者間溝通，用英文很不自然，用中文很自然。而大班授課時（40人以上），亦有對牛彈琴、個人秀、老師欺負英文不好的學生等感覺，專業內容學習效果則常如隔靴搔癢、不易用英文達成。這通常是學生的語言程度還不足以全英文接受老師授課內容；科目教師用英文教學，學生（受眾）的英文程度則是“土壤soil”，即便可說有一半的責任在學生身上，教師卻無法“甩鍋”回學生，這就是為難之處。

我搜尋相關的英語文教學理論實務，找到CLIL（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這個目前在歐陸尤為流行的作法⁶，並以我的科目教師（subject teacher）角色位置來看待。CLIL的教學理論與實務探討很多，我閱讀一些後、想提醒科目教師

⁴ 關於“專業語文就像空氣”這個觀點，我發現林鴻信（2017）的描述，頗能完整（更複雜）地呈現我的想法，借用如下：“在寫作過程中，經常發現中文翻譯所造成的問題。最大的感慨是，由於基督教長期在西方世界中發展，孕育了許多難以忽視的經典名著，因此，產生了有多少中文翻譯的神學著作，就有多少中文神學著作的格局；這不只單從“量”來看是如此，因許多重要著作尚無中文譯本；從“質”來看也是如此，因為難得有譯文能夠兼顧做到信、雅、達。”（林鴻信，2017）。其所謂“中文神學著作的格局”與“西方世界”，在我的情境就成為“中文的聯淮會知識（空氣）”與“美國”；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林鴻信的策略與期待是，更多的“中文”神學譯作與著作，而翻譯的質量要更高、翻譯者的神學訓練要更好；我的策略則是反向，我要“回到英文中（return to English）”。我們兩者的基本情境不同，因為聯淮會的東西（或我用的教材）、3到5年後就過時了，而系統神學著作大約有10多年的壽命（或更長）、且神學觀念比較金融經濟觀念長久許多。另外一提的是，林鴻信所遇到的語言、“語境”問題，比我複雜太多了；我只是英文到中文，而他須從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德文、英文、中文的神學著作中、連續轉換推敲。

⁵ 以英語系的專業科目來講，我舉臺灣大學外文系退休教師齊邦媛（2009）的描述為例：“[第一堂課]為了穩定自己與聽眾，我先用中文說明英國文學史和一切文化史一樣...和我們即將開始正確閱讀的...，都有很複雜的歷史意義。我不贊成，也沒有能力用中文口譯原作，所以我將用英文講課，希望能保存原文內涵的思想特色。我不願用“浪漫時期”的中文譯名，簡稱那一個...因為“Romantic”所代表的既非...亦非...。它是一種...。”（我刪節選取文句，目的是突出用英語文教學此題材的應然或不得不。）

⁶ 大陸和歐盟語言環境頗為相似，皆有強烈的（非英美）主體語言文化意識，而且地理面積夠大；而現在歐盟新一波大筆經費與心力來推動高等教育的EMI教學，主要推動者則以CLIL來做教學實踐、也有學界的支撐，中國可藉以學習經驗。荷蘭、西班牙等小國家的大學，須以EMI教學來拓展歐盟內、外之學生來源；北歐的芬蘭、丹麥、瑞典也是如此。大陸可從中學習許多CLIL教學新進展、從中國和歐盟語言環境相似之處出發，而注意相異有別之處。

們“all teachers are language teachers”這個觀念。語言教師比較習慣這種說法，但對科目教師而言，即使有體會，往往不會凸顯。Valcke & Wilkinson (2017) 解釋如下：“All teachers are not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but all teachers use subject-specific and academic language to teach, and all students need academic language to assess and demonstrate learning. In this sense, it remains difficult, if not possible, to separate academic language from academic content.”

而且更進一步，CLIL教學實踐上將語言與科目內容等價齊觀、互為融合，例如 Banegas & Darío (2016) 的說法：“Such an integrated approach can only be successful if it takes the needs and challenges of the respective subjects, language contexts and participants into account. If so, the approach will also help us understand that integration in CLIL is not primarily about the subject teacher’s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pay attention to language, but about the inherent role of languag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From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sometimes ‘subject’ might be the main verb and ‘language’ the auxiliary, and sometimes it may be the other way around. But both are needed for successful integration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所以科目教師其實並扮演語言教師的角色，在教師身分認同 (teaching identity) 有些轉變，並設法拿適當的課程、適當的專業內容，以幫助學生增進英文能力為目的之一，來學習學科專業。

3.4 語境的思考

關於“語境”的思考，我用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科技用語“雲端cloud”來比喻：我稱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或紐約客雜誌New Yorker是大西洋的語境、大西洋的“雲”，在臺灣（與大陸）待久了，每每我要很費力才能再切入讀懂，而我已不主動讀這兩個刊物了。經濟學家雜誌The Economist是全球的語境、全球的“雲”，所以在臺灣、大陸、新加坡、日本等亞洲地區的讀者，切得進經濟學人文章“語境”，這是刊物的發行時的設想。

“語境”影響了我的“美聯儲英文”教科書選擇；我用 Power and Independence of Federal Reserve (Contibrown, 2016) 一書，即是因我在臺灣、只要稍用力就可以切入這本書的“(經濟金融)語境”，但例如另一本由美國國會政治來探討美聯儲的書Fed Power: How Finance Wins (Jacobs & King, 2016)，我讀都須先回復到10年前在美國的心理情境（美國國會政治的“語境”），才能耐得住讀下去，更何況我的學生們、既未在美國住過、也不關心美國國內政治，如何切入這語境？

林鴻信 (2017) 寫基督教神學時關於“文化場景”的想法，和我的“語境”想法相呼應，我引用他的思考：“寫作此書時，筆者多次沉浸在神學反思中而猛然發現，正從一個文化場景轉到另一個文化場景，畢竟基督教信仰長期在西方流傳，大部分的神學文獻都以西方文化為背景，而聖經則有希伯來和希臘文化背景，因此在閱讀階段的瞭解與詮釋時就一再地經歷文化場景的轉換，直到落筆時轉成中文場景，而且還需再三斟酌、考量不停，彷彿一直都在從場景到場景之間轉換，深切期盼未來有更多中文神學文獻可拉近這些場景之間的距離。”我想這是在進行文字翻譯與文化轉譯的任何人都會面臨的情境；落實在EMI教學場景，就是我的“語境”觀念。

3.5 語料庫造成的教學問題

科目教師一般使用經濟商管專業的教材(英文)來教，比較不知道語料庫 (corpus) 這項資源；在專業英語文的教學上、從語言學習來說，語言教師通常使用的是從語料庫編纂而來的教學材料。我曾貿然地接過“金融英文與會話”(本科的課、不是我前面描述的碩班實驗)，而從科目教師角度體會語言教學技巧是需要訓練並累積，我的語

言教學訓練與技巧不足，無法應付這類型學生語文學習的需求，並不適合。我也接觸語言教師一般使用的專業英文（如金融英文）教材，我想從我科目教師的角度提出反思。我必須聲明這是從科目教師的觀點來看，而語言教師自然有語言教學的利基、及選用其教材的理由。我的反思可幫助科目教師看到自身的利基，並提供語言教師參考。

我覺得從語言教學出發的專業類別教材、從語料庫方式來選擇材料，會有個迷思，以為專業類別（如“金融”）是一個具體的詞；其實，“金融”只是一個blanket term、像毛毯一樣覆蓋住好幾個互不相關的題材。我舉一個較小範圍的“金融科技fintech”為例，來說明這種blanket term的實質內容其實可能互不相干。2017前的這6、7年來，我看到“金融科技”一詞在臺灣發展的過程，這其實是四個各自發展、但有財金應用的主題，逐漸結合在一起；而其共同點是“科技”（各式不同的）來驅動。它的四個主要應用（機器人理財交易、虛擬貨幣、金融支付系統、信貸自動化）是各自為主體的領域，而fintech這一詞在不同階段逐漸包含擴展到這些領域。再從更廣泛的“金融”一詞來看，以“金融英文”為名、並從語料庫（或語言學習角度）發展教學材料，便產生問題：各類主題列出，而其間並無關聯性，只因是“金融”；而其思考思路淺層（無趣、not analytical）、並零散，因而教與學前後不連、純粹是英文文字的吸收。

同樣也可以用“劍橋金融英文證照考試ICFE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in Financial English”，來對比金融的CFA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證照考試。ICFE的官方課本是很用心編纂的教材 (MacKenzie, 2008)，但金融學生的學習動力為何呢？其考試宗旨說到，“The exam gives an in-depth assessment of your ability to work in a financial context. The exam uses real-lif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situations and covers all four language skill -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我從財金從業人員的立場，會有此質疑：

- (1) 可以直接考CFA證照就好了啊、若是以學習財金相關詞語為主，而且CFA證照的效用更高、更“值錢”；
- (2) 工作場合，一般溝通上Business English就可，專業內容則依各財金子領域不同，也很難說這個可用、這個不可用啊（呼應之前“blanket term”的觀念）；
- (3) 金融的當地化 (localization) 程度高，有些東西在英國產生，情境不見得相同、與臺灣有些隔閡，比較起來，美國離臺灣的金融更近；
- (4) 官方教材2008年出版到現在，已太舊了，金融一直有新的東西（如fintech等）出現。

從科目教師角度來看這樣語言學習（與CLIL）出發的金融英文類教科書，我想借用Banegas (2014) 提出CLIL教材的三個缺點來思考。

缺點1：CLIL英文內容，和L1（如中文）的專業科目、關聯極小；我想因為是從語言學習的角度來編纂教材，一定不是從專業科目學習的立場來思考。

缺點2：專業科目內容過於簡化，這也是我對劍橋金融英文官方課本（或其他相關教材）的評論，通常是在某主題上淺層地描述、接著跳到另一個“金融”的主題，各主題間其實關聯度不大；甚者，從財金專業教師的立場，我為了要講某個主題、需要搞懂背後一些知識觀念，才能“合格”地教，而我只熟悉幾個主題，其它的我並不瞭解啊（以財金專業衡量），那只教英文、而無法對背後的知識觸類旁通，真的是很難受（i.e.對不起自己與專業）；其實這是我（一個科目教師）讀金融英文官方課本很深的感觸。

缺點3：極度偏重閱讀（dominance of reading skills development）、以及教材過於低層次思考（lower-order thinking tasks）；偏重閱讀我覺得無法避免、甚至可被鼓勵，我的經驗是專業英文閱讀深廣（針對某主題）的話，聽說寫都自然增強；教材過於低層次思考則是我對於零散式主題編排教科書的主要批評、因為就是只能在淺層介紹過，對於成年人（尤其是社會人士）來說，實在無趣。這也是我選用“real world”的教材，如新聞文章、甚或是美聯儲財金專書（Contibrown, 2016）當教材的原因。附帶一提，同樣的觀察與批評或可擴展到如“科技英文Technical/Technology English”的教材與教學。

以科目教師的視角，我認為專業英語文學習要“有趣 analytical as interesting”；尤其是對本科高年級與研究所學生、社會人士，要在一定知識脈絡體系下學習，才真的有效與有趣。由語料庫編出來、從語言教師角度出發的教材，科目老師教起來會很累、很挫折。我再以Dalton-Puffer (2018) 文中所提，來強調缺點3的低層次思考部份，這是我認為像劍橋金融英文證照考試的官方課本“無趣”的緣由；另外，Dalton-Puffer也建議語言教師或可將來如何思考。Dalton-Puffer認為語言教師須儘快回答CLIL教學與研究長期避談的問題：什麼是語言教學的“內容”？(What is the “content” of language subjects?)，因為她觀察到的不良影響是（在高中生教育的情境）：

- (1) 學習無趣 (low degree of cognitive demand reported by intermediate learners at upper secondary level; “it's quite boring!”)；
- (2) 外界認為語言教師沒教內容 (language teachers exercised by the perception of outsiders that they teach a subject “without content”)。

而她認為Dale等 (2017) 的以語言教師為主體的CLIL分析架構，能將語言在教育中的重要性重新帶回給語言教師、提升教學效果與自身認同。

4. 科目教師與語言教師合作

CLIL教學法的推動者（語言教師）期望科目教師能在課堂中融入語言教學（如Nikula等，2016）；我想提兩個層面的建議。從科目教師角度來思考，假如大一經濟學（通常是商管學院共同科目）要用英文來授課，語言老師的可能貢獻在哪裡？我想至少一層面是幫助科目教師發展使用英語教學的能力（teacher training），或幫助其在經濟課程中含入英語文學習的部分；另一層面是關於語言學習的認知。

4.1 語言教學技巧

前文所提“all teachers are language teachers”觀念，若是科目教師能接受，便自然應學習一些英語文教學技巧。我能設想這幾件事：

- (1) (英)語文習得是很personal的事，科目教師在與學生的互動上須謹慎。語文表現（講話方式、程度、發音等）和自我認同personal identity、自我價值（英語文學習上的）相關；過往“傷害”常會留下。科目教師能有辦法“治療”嗎？語言教師可提供何協助處理“英語學習焦慮”？
- (2) scaffolding“鷹架”、專業教學上幫助學生語言學習。在大學有能力做EMI的老師們（通常為留學回來任教的科目教師，在留學期間並無這些scaffolding、或這種CLIL的“友善環境”考量，就是硬碰硬去做就對了；但是相對來說，這些老師們的各式語言準備、社會資源，本來就比現在所教的本地學生多一大截。我這裡是

要考量臺灣（或大陸）本地的學生，如何形成某種程度英文教學的專業學習，因而須著重scaffolding等幫助學生的方式。

- (3) 口語讀英文文章（重視“重音intonation”要正確）、接著口語翻成中文與精讀（我後來發現這叫“視譯sight translation”）；培養用中文精確理解英文專業內容的能力。
- (4) 和一本原文書奮鬥。“一本原文書”是指一套完整、有想法、有趣（本質是analytical、而成為interesting）的內容，為知識體系的一部分，包含但更超越教科書。臺灣（與大陸）經濟商管學生在大學、研究所讀到的英文書，大概就是教科書（用字淺白的初階觀念），文字、觀念其實不深，且為概括式；這還不夠算是跟一本具文字深度與“真實性”的原文書奮鬥。⁷

4.2 語言學習的認知

科目教師可以更多培養語言學習的觀念與理論，我舉例如下：

- (1) 我在臺灣短暫觀察英語系的學習時，有點驚訝看到大三、大四英語系學生從conversational到analytical的演變過程，這提供我一個思考面向：英語學習也是奠基在conversational的基礎、再發展到analytical（例如英語系專業是用英文as medium來學習語言學linguistics）。我想到，經濟商管本科學生若直接讀深的東西(analytical)，其實就是跳到英語系學生高年級學習專業內容部分，這其實難度頗高、且不自然。或許經濟商管本科學生先培養英語文一般能力(general ability，我泛指口語式的聽說讀寫conversational)，培養好後、再進化到專業英文？
- (2) 會話式、生活類型(conversational)的英文，和上商管專業課程使用的學業類型(academic)的英文，有甚麼異同？以上課而言，我須要增進什麼樣的能力？具體而言，我需要做甚麼，來增進我相關的英文能力，能夠幫助我更好地用英語上專業課？可從科目教師與學生兩方面來看。
- (3) 口語英文能力與專業說話能力的不同(face-to-fac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v.s. subject-related language expression)。我教英語專班大四生某經濟課程時感受到，商管營銷導向的學生，一般訓練上較重口語簡報、生活對話等能力，但須再進一步到“分析式講話；而對於經濟金融導向學生，分析式語言更是本質，而如何看待學生“learners are socialized into ra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Banegas & Darío, 2016)
- (4) 最後，語言教師也可從英語文專業（如linguistics）提供專業教師教學理論上的協助，例如關於“語境”的思考。

5. 總結

以臺灣而言、在EMI設置之前，種種商管教育使用中英文混合式教學（如用英文教材等等），也進行了40~50年以上，總是都有進展；而大陸也已歷經幾波EMI熱潮，能更成熟地看待英語言的專業教學；土壤豐厚之後，現在就只是另一個成長階段的開

⁷ “和一本原文（英文）書搏鬥”，語出齊邦媛巨流河一書（2009）。她指出臺灣大學中文所、歷史所學生來上她的“高級英文課”（專給這兩個非外文所碩士生的必選課，用意大約是當時1970~1988年臺灣大學為將要留學念書的人做些準備），她驚訝地發現他們之前並無“和一本原文（英文）書搏鬥”經歷（這裡是指小說文學作品）。她認為“要達到任何語文的深處(advanced depth)，必須由完整的書才能看到比較完整的看法，不能只閱讀零星的選文”。同樣地，對於當初並未設想留學的經濟商管學生，往往也沒有和一本財金專業的原文書搏鬥過。

始。CLIL為專業內容教學提供一個理論基礎與實踐參考；希望藉由本文來闡明何謂有效、有趣、有分析性的專業內容教學。我建議採用主題式（thematic/issue）教學，且這主題是隨時事、社會情境、經濟政治演進的，用意在深入一個知識體系與情境，使其有趣（analytical as interesting）。科目教師能結合外語訓練、中文素養、金融經濟專業，並尋求語言教師語言教學專業的協助⁸；雙方可由彼此的利基出發、尋求合作空間。

參考文獻

1. 林鴻信（2017）。系統神學（繁體中文版）。臺北：校園書房出版社。
2. 齊邦媛（2009）。巨流河（繁體中文版）。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3. Banegas, D. L. (2014). An Investigation into CLIL-related Sections of EFL Coursebooks: Issues of CLIL Inclusion in the Publishing Mark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 Bilingualism*, 17(3), 345-359.
4. Banegas, L., & Darío (2016). Conceptualising Integration in CLIL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4.
5. Contibrown, P. (2016). Power and Independence of Federal Reserve. *Business Economics*, 1(1), 1-3.
6. Dale, L., Oostdam, R., & Verspoor, M. (2018). Searching for Identity and Focus: Towar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Language Teachers in Bilingu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 Bilingualism*, 21(3), 366-383.
7. Dalton-Puffer, C. (2018). Postscriptum: Research Pathways in CLIL/Immersion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1(3), 384-387.
8. Jacobs, L. R., & King, D. (2016). Fed Power: How Finance Wins. OUP Catalog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umber 9780190690502.
9. MacKenzie, I. (2008). English for the Financial Sect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 Nikula, T., Dalton-Puffer, C., Llinates, A., & Lorenzo, F. (2016). More than Content and Language: The Complexity of Integration in CLIL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11. Valcke, J., & Wilkinson, R. (2017). Integrating Content and Language in Higher Education: Perspectives 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Peter Lang Publishing Group.

收稿日期：2022-01-18

⁸ 科目教師若“反著來讀”林鴻信的這段感觸（基督教神學替換成經濟商管），可體會自身價值、並成為增強語言教學能力的鼓勵；林在語文（英、德、中）有獨到的訓練：“整體看來，我們的困難主要在於全面缺乏中文神學研究、翻譯、寫作，雖然翻譯著作出版速度尚可，然而可靠譯文並不多見。這一兩年來比較多體會到神學著作的翻譯障礙何在，最主要在於翻譯者或許具備語言訓練卻不大瞭解神學，畢竟譯文所呈現的是譯者對於該神學著作的理解，若是理解有誤差模糊或程度不足之處，自然會在字裡行間呈現出來，以致造成中文讀者閱讀的困難。即便譯者語言專業甚佳，畢竟只能從語言專業去理解而翻譯，問題在於神學著作並非單單具備語言專業就能解讀，乃需要譯者本身深入瞭解其內容而進行翻譯。縱使具備完美的語言專業，也無法取代對神學著作的深度解讀以及融入共鳴，就好像並非所有懂中文的人都能深入地瞭解中國文學或哲學。當進一步地期待譯文傳達神學著作中的各種思緒轉折或情緒起落，而譯者卻未能具有深度的瞭解，自然無法順暢地翻譯出來，導致原著的‘精彩’、‘神韻’盡失。重點是在語言專業之外，還需要神學專業訓練，目前只能期待現今的譯者熟能生巧，以及將來能有更多具有充分裝備者投入翻譯。”（林鴻信，2017）